

艺缘情结凝柜中

——浅谈龙江剧《柜中缘》岳雷的角色创造

王立斌

龙江剧《柜中缘》是根据同名京剧移植的，而同名京剧又是上海京剧院于1958年向湖北省汉剧团的同名汉剧学习移植的，当年由李玉茹、黄正勤、孙正阳（后在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中扮演栾平），分别扮演玉莲、岳雷、淘气，堪称京剧的经典剧目之一。

京剧学习移植兄弟剧种的剧目而获成功的例证，不胜枚举，如梅兰芳大师的《穆桂英挂帅》，就是根据同名豫剧移植的。同样，兄弟剧种学习移植京剧剧目，不仅是可行的，也是必要的。这不仅可以丰富本剧种的剧目，而且对本剧种的剧种建设，会产生全方位、深层次的影响。

在龙江剧《柜中缘》岳雷角色创造的实践中，我真可谓获益不浅，领悟颇多。

首先，我深切体会到白淑贤院长选定移植这一京剧剧目，堪称独具慧眼的最佳选择。通过案头学习，我从资料中获知：同名汉剧在唱腔曲调上就彩用了民间小曲小调《小放牛》，同名京剧开始时改唱民间小曲小调《妈妈娘好糊涂》，后觉得歌曲味儿太浓，才改唱[银纽丝]（即[探亲相骂]调）。而《小放牛》、《妈妈娘好糊涂》两曲调也是龙江剧母体二人转中的曲调。至于[探亲相骂]，虽然二人转中尚无此同名曲调，但二人转中有《二大妈探病》调与之相近。汉、京、龙江剧《柜中缘》的曲调基本一致，一脉相连，而曲调乃是剧种的基本特征，这就为剧目的移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此其一。其二，京剧《柜中缘》的行当是“三小”（小旦、小生、小丑）加老旦，而“三小”戏恰恰是地方戏曲剧种的一大主要特点，正可以适销对路，如鱼得水；其三，京剧《柜中缘》与同名汉剧一样，都是小喜剧，这又是龙江剧的优长所在。为了加强其喜剧色彩，在移植过程中，龙江剧又将刘母由老旦改为彩旦，称得上是锦上添花了。

在明确了剧目移植的重要意义与角色的美学内涵的基础上，在导演的启发指导下，我刻苦钻研，认真揣摩，大胆实践，并与剧组其他演员紧密配合，通力合作，遂使《柜中缘》的移植获得成功，我所扮演的岳雷，也获得了好评。

剧中的岳雷以文小生应工，他正直、憨厚、朴实、文雅。京剧中戴甩发，着黑褶子、淡色衬褶子、淡色彩裤、厚底靴。龙江剧基本未作改动。京剧中岳雷用韵白，龙江剧中则用“诵白”（即“朗诵白”，有别于“土白”），以表现其儒雅之气。

岳雷一上场，就带“戏”上场：慌张逃跑，后有公差追赶。由上场门急上，走至九龙口转身向后张望，退步至中台口，再转身，抬腿退至九龙口，作绊倒状，再跑步甩发至中台口，起立，说出台词：“哎呀且住！后面两个公差紧紧追赶上我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随即向前一望，忽有发现：“前面有户人家，去到那里暂避一时。”这即是向观众交待，也是人物的内心语言的外化。紧接着，走“圆场”至玉莲家。因其慌张与憨直，未及言语，便欲往屋内闯。当被玉莲拦住，问其原由时，他只说出八个字：“哎呀大姐，救我一救！”在玉莲的一再追问之下，他急忙自报家门，道出原委：“小生岳雷，爹爹岳飞，被奸臣残害，后有公差追赶，还望大姐搭救！”“多谢大姐相救！”求救，是此时此刻岳雷的第一心理状态，其可怜无助之状，溢于言表。当玉莲将他让进屋中，关上屋门，二公差赶至门外叫门时，岳雷竟低声对玉莲说：“说我不在。”“你就说我实实不曾来。”其书生气与稚气，自然真实，给人一种憨态可掬之感。当公差就要进屋搜查时，岳雷猛然跪地向玉莲求救：“大姐，救我一救！”至此，“三求救”达到高峰，他终于被玉莲藏进柜子里，躲过了公差的搜捕。

当他从柜中出来，首先是道谢：“多谢大姐相救。”当玉莲劝他快走时，他惊魂甫定，聪明机智便显露出来，“差人此去未走远，少时定要转回还”两句唱，唱出他的判断力。果然公差返回，他又藏在桌后，又躲过一劫。他再次求救：“晚上再逃走，在此多避一时。此时淘气返回，岳雷再次藏进柜中。当淘气将他翻出时，他首先表白：“我是读书之人。”“我家被过难了。”当淘气误解玉莲时，他挺身而出：“这是不白之冤！”当刘母返回时，他对刘母彬彬有礼。刘母提婚后，他真心接受：“如此岳母请上，受小婿一拜。”紧接三句唱词，为这一舞台形象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（作者单位：黑龙江省龙江剧院）

责任编辑 王庆斌